

cmchao / November 22, 2011 08:07AM

[巴尼達的子民：成也基督、敗也基督](#)

巴尼達的子民：成也基督、敗也基督

2011-11-17 21:49 作者：卡洛普·達瑪拉山

■卡洛普·達瑪拉山

期待社會接觸只有利益而無害，與期望時間倒轉的落空，會得到一樣的失落。人類社會透過少量或大量的移民，解決他們在期待社會持續時必須面對的問題；例如人口過剩、糧食問題、疾病傳播、戰爭影響等等。

移民，間接的讓不同社會背景或生活經驗的人有直接的接觸，而帶有相異價值觀與文化背景的人相遇，衝突是無可避免的社會接觸產物，不管是文化接觸產生的社會文化概念，或是社會接觸所帶來的社會與物質，都會有相當程度的影響，而社會文化概念的影響，相對於物質上的影響，帶有決定性及較為深遠的影響。

信仰，是一個社會持續重要的元素；以布農族的社會為例，一個祭祀團體就可以成為一個部落或獨立社會，因為只要具有歲時祭儀、成年禮儀、生死禮儀等，就可以獨立成一個完整的社會，軍事（武功與防禦）則透過部落間的結盟，強大部落社會的防衛與武力，布農族在中央山脈的快速擴散即是一例。

《巴尼達的子民》是一部以記錄花蓮縣卓溪鄉卓溪部落的影片，主要描述部落社會在與現代社會接觸之下，土地、信仰、文化主權等等，因為強勢社會的宰制之下，而逐漸成為現代社會中弱勢的一群；部落居民的認知因為不同的信仰及價值觀而改變，並點出基督宗教對於文化的高排斥性，斷絕了文化的傳承與保存；但文化卻透過古調的傳唱，在基督宗教中的詩歌傳唱中，得以延續。

布農古調，成為讓分裂的部落狀態感受到部落間的相同之處；而基督，成為腰間佩掛寶劍而保護布農文化的使者，頗有「敗也基督、成也基督」的矛盾社會與心理狀態。

鏡頭位置，在紀錄片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。在該紀錄片的呈現上，似乎想要以「卓溪觀點」的型態，表現部落真實的現象，讓部落「說話」，而「部落觀點」也是現在流行的紀錄片手法，從片頭到片尾，似乎都以「第一人稱及第一人稱所有格」來陳述；其次，影片透過側拍特定部落居民，透過他的生活經驗，呈現部落的社會脈絡。

透過以上的手法，的確讓影片展現出部落觀點，讓我們看到了部落現在面臨的環境，強勢社會對原住民的宰制力量、部落新的信仰文化與物質的錯置或適應過程，強烈凸顯原住民在社會適應與文化轉化過程中的衝突與生活哲學。

然而，運用鏡頭及影片最後的權力擁有者，仍然屬於藏在鏡頭的後方，即導演本身。是故在強調部落觀點的紀錄片，必須注意是否會淪為「個人觀點」或「部分觀點」，成為個人「說話」，導致錯失紀錄片本身的目的與功能，無法表達真實的部落社會與文化特質，誤導閱讀者理解部落的圖像。

以本紀錄片來說，似乎在鏡頭呈現給觀看者的視角，偏重於「報導式」的記錄形式，容易讓觀看者認為，鏡頭之後對被記錄的社會、行為或事件本身已見已然形成，即先有結論再鋪陳的感覺，失去影片作為記錄的本意。另外，影片的細緻度，關乎閱讀者持續跟上記錄者心境的重要元素，過於跳躍的鏡頭呈現，無法累積感動與理解的能量，自然也減少紀錄片本身的能量累積。

就影片內容來看，泛靈信仰與現代宗教，是這部紀錄片主要討論的軸線，透過狩獵行為及祭儀、巫師祈福、中正部落的「祭儀道教化」，鋪陳出基督宗教或其它宗教，影響布農族「萬物有靈」的信仰概念，也點出原住民社會中信仰、萬物有靈與現代宗教三者現代化過程的消長與微妙關係。

信仰，是一種對人、物、事件的廣義規範或依循，不涉及善與惡、好與壞的二元對立概念，純粹是一種對人、物、事件的崇拜與朝聖；而巫師祭儀行為、傳統信仰與現代的諸多宗教，都屬於信仰的一種形式。

萬物有靈論，在原初社會是很常見的一種信仰形式，且多存在於平權社會的部落，沒有階級的社會，也通常不存在階級性的神靈系統，是相對於階級社會，布農族即是一例；布農族為強調平權的社會，平權概念也擴及到靈界，而能勉強翻讀為神的，只有一個「統稱的神」，Di-qa-nin（天）。

基督宗教，隨著殖民母國的軍事力量而來，它代表了殖民型態的另外一種層次，與軍事武力在殖民地配合的完美無缺。布農族的泛靈信仰（qa-ni-to）與「統稱的神」，Di-qa-nin，與基督宗教的「一神論」有衝突、也有相同之處。

而基督教在近百年的脈絡宣教中，是如何詮釋泛靈信仰（qa-ni-to），雖然影片並沒有著墨，但仍能理解或清楚，西方基督教的二元論，即上帝與惡魔的對立關係，而泛靈信仰（qa-ni-to）則成為了惡魔的化身，讓泛靈信仰（qa-ni-to）「惡魔化」，造就基督教在布農族社會發揚光大的信仰變遷脈絡；信仰概念的窄化、泛靈信仰（qa-ni-to）的「惡魔化」、「統稱的神」，Di-qa-nin，合乎基督宗教的宇宙概念，是否可以解釋為布農族接受基督宗教原因，值得大家深思。

基督宗教在布農社會的發揚光大，對布農族的文化認知來說，著實是一大傷害，主要著眼於基督教的文化排斥性，相對於天主教來得高；然而，在某些層面，非但沒有影響，反而成為布農族文化的「載體」。布農族古調，是文化的另外一種特殊音樂形式，承載了音樂、語言、習慣、寓言與神話傳說等祖先的生活經驗。在現代化的過程中，因為統治政權或現代西方宗教的限制，減少或禁止祭儀的行為；然而，雖然中止了文化傳承的大河，但無法停止存在於民族生活經驗的伏流。

古調隱身成為基督教老人詩班的天然材料，透過古調的傳唱詩歌，除了讚美基督之外，學習布農族的音樂、生活態度、社會規範，持續、融合與轉化了布農族的古調，在布農族文化動態的過程中，持續某些生活經驗，讓部落的社會穩定與持續為之可能。

該片帶出的另外一個議題，即「內部殖民」的概念，雖然並非新的論述，且議題的新鮮度不足，但仍值得思考。首先，讓我們先瞭解法蘭西心理學家法農的「無意識被殖民」；豢養家畜對我們來說，是一種習以為常的現象，主人養雞而殺雞而食，天經地義，此極為類似內部殖民的概念，即法農提到的「無意識被殖民」；台灣原住民被不同的統治者殖民了4次共計4百多年，荷、清、日、國民等四個政體，在這麼漫長的殖民過程中，再怎麼有意識的民族，也會因為長時間的社會關係而習慣，甚至於同化，如同現在我們常見的家犬，馴化自生存於荒野的狼一樣，失去了與自然共存的自然氣質：現代人稱之為「野性」。

但從另外一個層面來看，漢人在台灣被殖民的脈絡中，是不是也是如此，殖民社會的遺留，讓漢人社會認為「內部殖民」的關係乃理所當然，漢人社會的「無意識殖民」，即無意識到自己的殖民行為，有意無心，也才會出現「我把你們當人看」這句經典名言。

綜合《巴尼達的子民》這部紀錄片，筆者有以下幾個命題與思考。感受殖民社會的創傷，在後殖民的台灣社會，更處弱勢的原住民，努力在這個滿是殖民遺留的社會中，持續一個連續的軌跡，帶領著自己的部落社會，跌跌撞撞的走出一條社會文化軌跡，我們慶幸的是，至少斷裂在這個時點並不明顯，但未來是否斷裂或持續。

如何確定文化的純粹，我們這些強調文化重要性的民族，如何思考文化本身的混雜，美國後殖民學家霍米·巴巴，提出現代社會混雜性論述，認為彼此模糊的文化界線，是文化動態特性的重要元素，沒有純粹的「文化」，而是高度混雜的，我們該如何看待該紀錄片中，強調文化純粹的內涵。

最後，宗教與傳統信仰間，並非只存在高度的排斥性，基督教的羅馬拼音、布農古調，轉化為詩歌的傳唱成為文化的伏流，持續與轉化在布農族的現代生活，讓布農族人的文化生活經驗得以傳承，讓社會的持續成為可能。一如本文主題，「敗也基督、成也基督」。

（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講師）

【影片小檔案】

巴尼達的子民（56分鐘）

導演：莊榮華（漢）

年份：2008年

簡介：

因為信仰及歷史因素，導致部落間的隔閡。在一次的機緣下，中正部落以及上部部落的族人一起研究古調。藉由這次的聚會，二個部落間的隔閡以及誤解無形中化解了不少。